



建设中的插曲

青海省文学工作者协会编

48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建設中的插曲

青海省文学工作者协会編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1957·西寧

建設中的棒曲
青海省文學工作者協會編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青海西寧新生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青海分店發

開本350×1168公厘 1/32·印張 $6\frac{6}{16}$ ·168 000字

1957年11月第一版 1957年1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數：1——2,000

統一書號：10097·27

定價：（6）0.66元

前 言

近兩年來，青海省文學藝術也隨着經濟建設的發展而發展着。為了集中地介紹文學短篇創作的新的成果；以便更好的將它們推廣到廣大的讀者羣衆中去；我們特編輯出版這個選集。

在這個集子里，基本上包括了青海省各族人民羣衆生活的各个方面。雖然面尚不夠廣而又不深，但它總還是反映了青海省各族人民新的生活面貌。

在編選過程中，我們曾得到“青海湖”文學月刊及“青海日報”以及青海人民出版社的關懷和支持，給予在編選工作上很大的幫助。但是由於時間所限，可能有遺漏和不夠妥當的地方，我們衷心的希望作家、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。

青海省文學工作者協會

1957.9.1.

目 錄

小 說

“桑巴久周”	程秀山 (1)
媳婦	梁祝恨 (23)
黑水河邊	馬良彥 (38)
春天里的故事	馬 湘 (46)
大胖和二胖	梅 青 (55)
草原上的自衛隊	武良培 (61)
澆苗圃	安鳳和 (72)
一件綢棉襖	郝連慶 (76)
地里尋	張文祖 (81)
山村里新來的姑娘	瑤 蓮 (87)
薛大嬸	何兆壩 (96)
白衣戰士	周傳鼎 (101)
異鄉重逢	何逸榮 (107)
戰鬥在瑪沁雪山	達自成 (115)
建設中的插曲	芥 夫 (120)

散文、特寫

美麗的青海湖	吳邦禎 (134)
青海，我們的第二故鄉	韓中三 (138)

新战士的日記·····	陈皓然 (142)
牧区行·····	馬光瑞 (148)
在孩子身边·····	張敏政 (156)
塔尔寺灯節·····	格桑多吉 (162)
塔尔寺的壁画·····	張秉謚 (165)
莊崖的大門——油埧子·····	万 生 (167)
“迷路号”構造·····	王喜治 (172)
“搖籃时期”的黄河·····	王 覺 (182)
吉迈灘——吉迈城·····	王 覺 (186)
第一代土族農業技師·····	秀 山 (190)
冷湖散記·····	楊友德 (194)

“桑巴久周”。

程秀山

(一)

初夏的早晨，尕羣溝南邊的草原上，籠罩着一層薄薄的白霧。乘着和風，白霧輕輕的飄浮着。最后凝結成晶瑩的露珠兒，滴落在蔥綠密茂的草尖上。草原散發着潮濕的清香。尕羣溝里，淌出一股寬寬的河水來，急湍而清澈地流向南邊草原的盡頭。這河水被晨曦映照着，恰似無邊的綠色絨毯上，鋪着一條銀色的帶子。

白霧升起，遠遠地出現了成批成批的羊羣，象白色的云朵，向尕羣溝滾動過來。草原上，剎時歡騰起來。牛羊羣一面走着，一面發出咩咩的低音，伴和着牧羊姑娘們銀鈴似的悅聲，草原上顯得更加美滿了。

夏不讓區政府的帳房，跟隨牧民們的牛馬，一道往尕羣溝口搬來。區委副書記，和區保育主任項謙的快馬，穿過牧民們的羊羣，跟沿途的牧民們問候着：

“秀木甲阿爺，你好啊。沒進夏窩子，你的羊倒長開膘哩。”

“那是冬草喂得好呵，劉書記。”秀木甲阿爺把馬頭向劉書記跟前勸一勸，笑着說：“項謙這個保育主任，不是我當面誇他，是個好幹部哪。去年整整一冬天，他到我們帳房圈子里來過五次，連懶虫們都儲了冬草啦，羊子怎會落膘呢？”

附近的牧民們，也都說笑着把馬湊近劉書記這方面來，大家隨便交談着。

●“桑巴久周”是藏語“團結”之意。

“項謙哪，今年的夏窩子，安頓好了吧？”

“年年夏窩子放在尕羣溝，聽說今年尕羣溝的草，長得挺好呢。”

“劉書記，尕羣溝里合日的帳房，啥時候往北搬哪？”

“今年的夏窩子，可不同往年呀，”劉書記琅琅地笑着說：

“大家醞釀着要辦畜牧生產合作社，你們不是說，要找一個穩穩當當的夏窩子嗎？”

“說實在的，項謙，你这个保畜主任，嚷嚷幾天，說要挑一條渠，把尕羣溝的水引到金灘上去，怎麼又把這事攔下來啦？”

“正要跟大家商量哩，”項謙也爽朗地笑着，向劉書記看了一眼之後，插進牧民們的馬羣中去，說道：“區政府開過一次會，幹部們意見還不一致，眼前決定不下，這件事就攔下來啦。等各部落帳房搬到尕羣溝口，幹部還要開會商量哩。秀木甲阿爺，你說說，夏窩子往尕羣溝搬好呢？還是往金灘搬好呢？”

“各有各的好處，”秀木甲阿爺說。“尕羣溝是我們的老夏窩子，溝深地涼，水草方便，可那是人家合日區的地方；地方不大，兩家擠在一搭，常常羊頭碰着羊尾巴，吵吵嚷嚷的。那塊金灘，地方大，草長得老高，可沒有一絲絲水，幾十年來成了旱灘，誰家牛羊也不願去，全給喂了黃羊。反正夏窩子的事，要區長席加跟劉書記你們決定哩。”

“秀木甲阿爺說的對着哩，”牧民們紛紛隨和着說。

“噢，常說當家作主，大家也該拿個主意呀。夏窩子的事，不能光靠我們幹部呀。”

“不管怎麼說，反正要靠幹部們拿主意哩！”秀木甲阿爺代表着大家，笑着說道：“幹部們站在桑巴久周上說話，比眾人瞎議論強得多呀。羣眾一嚷嚷，少不得又跟人家合日鬧開是非啦。”

“鬧是非？”一個年青的牧民插上說：“我們可不願意再鬧糾紛。我們圈子里早商量過：今年最好把金灘開出來，省得年年跟合日爭草山啦。”

“金灘上沒水，你能去？”

“保區主任說，可以開渠引水的。”

項謙點點頭，表示自己真的這麼說過，然后又向大家解釋一遍。他說：“把眾羣溝的水，引到金灘去；一來為了跟合日桑巴久周，二來也為夏不讓的將來着想。各家各戶，牛羊一年年多起來，兩個區老盯着眾羣溝不放，那還成哪？把金灘開出來，辦畜牧合作社就有了好牧場哩。可是，有的幹部不同意。大家再醞醞醞，政府也還要討論的。”

馱着帳房、鍋、箱子、什物等的牛馱、和越來越多的羊羣，從四面八方，向眾羣溝口緩緩地挪去。

“秀木甲阿爺，我們要前面先走嚟。”劉書記脫下那頂灰帽子，向大家搖幌着說：“夏窩子的問題，等帳房住下來再決定；進溝也好，開金灘也好，反正不能叫牛羊吐舌。”

“我們等着政府的消息哪！”眾人回答着。

這是解放後，人民政府領導夏不讓區的牧民們，計劃輪牧的第三個夏天。牧民們：每當這個季節，把全部牛羊，撤離開平平的南灘，進到眾羣溝深山的夏窩子去；一來牛羊躲避暑氣，二來讓南灘的牧草休養生息，滋生起豐盛的牧草；迎接主人們回來，成為夏不讓區的冬窩子。

夏不讓區的眾多部落陸續來到眾羣溝口，並不立刻進溝。按照區長席加的安排：要等一個吉祥的日子，大家在鄂卜山前祭過鄂卜、誦過經、做一番祈禱之後，方才正式進溝。

成千的黑帳房象芝麻一樣，星星点点的散在溝口草灘上。清水河畔，出現了那么多的揹水姑娘，到處傳來了琅琅的說笑聲。

(二)

區長席加，在家里照看着自己的帳房。區民政科長羊不甲，替區長筹划着祭鄂卜的事，到處奔忙着。如今，区政府只住着劉書記和項謙。

夏不讓的牧民們，接近鄰縣合日區的地界了。虽说都是藏

族，可是，尕羣溝歷來是條不寧靜的溝；溝的南段和北段，都曾流過夏不讓和合日的善良的牧民們的血。區委劉書記和區政府常駐的本民族幹部項謙，不能再照顧部落的後方；按照縣上的指示，領先趕到牧民們的前面來。把區政府的白帳房支搭起來；第二天一早，他們就騎馬進溝，跟合日區政府取聯絡去了。

劉書記和項謙的馬，在尕羣溝里小走着。項謙穿著一身藍色制服，由於天熱，他把外罩的褐衫退下來，纏在腰里，繫臃腫的紫紅腰帶。從那瘦削黑紅的臉上，看不出他才是二十三歲的藏族青年。

“劉書記，你看這溝里的草，多茂盛呀！”

劉書記把馬壓住一點，說道：“是呀！今年竟長得這樣茂盛，草尖象密密麻麻的麥芒，又高又厚，馬蹄走進去，都沾不著泥土哩。”

“牛羊吃了這樣的肥草，”項謙繼續說道：“要長多麼厚的膘，會生育多麼壯實的羊羔呀。”

“項謙，你也愛這尕羣溝嗎？”

“我愛。聞到那股嫩草的香氣，真叫人捨不得走路哩。”

“區長不贊成開金灘，怕也是愛上這尕羣溝了哪。”

“金灘的草，不比尕羣溝的差多少。能引過一股水去，比這條溝要強多哩。”

馬一面走着，時而低下頭去，貪婪地吃一口嫩草。項謙生怕合日牧民們不高興，把韁繩勒緊一點，馬嘴里滴下一串口水來。

他們騎着馬穿過合日帳房的時候，站在帳房門外的人們，用懷疑的眼光，看他們一眼，冷冷的回答他們善意的問候。劉書記的腳暗暗踢着馬肚，催促着快一點走過合日的帳房，好早些到達合日區政府。

劉書記和項謙在合日區政府里，焦急地等了整整一天，除了那個區委書記以外，再沒有見到別的能拿主意的領導人。合日老千戶——六十五歲的公布太——推說自己是自治州的付州長，不管合日區的事了；區政府幹部去找他，他不接見。現任合日區長，

假說出門唸經去了；可是有人上午還見過他呢。從幾個拿主意的頭目人不接見的態度上，項謙和劉書記意識到今年眾寡溝的夏窩子，將會引起一些麻煩哩。在無可奈何中，合日區委書記答應“協商后再給回話”。劉書記和項謙等不得了，就這樣無結果地離開了合日區政府。

“項謙，回去給區長怎麼說呢？”

“就說合日正在商量，過幾天我再來一次。”項謙懂得，劉書記總喜歡用些複雜的問題來鍛鍊他。“拐過前面灣子，我們上山，翻過樑樑，到金灘再去看看吧？”

“你想把夏窩子安到金灘去嗎？”劉書記說道：“區長的思想通不過也不行啊。依我看，還是請龍巴縣長親自到他們縣上再去交涉交涉。你要知道，牧民們等不得了啊。開金灘，要往後另行計劃哩。”

“我怕跟去年一樣，合日帳房不走，他們堵着溝口，叫我們進不得退不得。區長席加，動起肝火來，會出事兒呢。”

他們簡短地商量了一陣，決定分頭進行：劉書記直接出溝去，立即向縣上送彙報，反映合日的態度，請龍巴縣長早一點到鄰縣協商去；同時，跟區長研究召開區政府的委員會，防止發生什麼不幸的新的糾紛。而項謙，地形熟悉，由他單馬再到金灘去走一趟，好籌劃萬一需要開金灘的時候提出理由和辦法。

(三)

開區政府委員會的前一天，恰好是出門吉祥的日子。這天清晨，喝完最後的一碗奶子，區長席加騎上馬迅速地就奔馳在空曠的草原上。他那過度肥胖的身子，把馬脊梁壓得彎陷下去，沒跑多久，馬鼻子便唔唔地噴出鼻沫來。

按照當年百戶出門的慣例，席加的馬前馬後，簇擁着四五匹無名的隨騎。民政科長羊不甲，也照當年跟慣百戶的模樣，緊跟在區長的馬後面，撒開了韁繩奔馳着。

“區長，今年祭鄂卜沒有往年順當，”羊不甲把馬趕上几

步，湊着區長說道：“今年鄂卜山上，才飛來了一只鷹；好在多噉了經，也一樣啦。”

區長席加的臃腫的眼皮，被臉上的厚肉擠成一條縫，眼睛半睜半閉着，沒理睬羊不甲的話，卻把馬緩下來，改成小走的步子。

“去年祭鄂卜來了三只鷹，夏窩子也沒順當多少。”不知是誰說了一句。

“那是人家合日跟區長作對，在區長鍋台上画了人兒的唄。”羊不甲反駁着說：“鍋台上画了人兒不算，旁邊還画了一頭牛。要在舊社會，早出了兵啦。還不是为了桑巴久周，區長才忍了這口氣！”

“少說几句吧，羊不甲！”區長不耐煩的連喝帶訓地回過頭來說道：“那些陳話，你說過多少遍啦。”

“我怎能不說呢？一想起來，我的臉都發燒呢。”羊不甲用手把自己的耳朵打了一下，說道：“夏不讓從來沒丟過人。單是去年夏窩子，就叫合日抓了我們的耳朵啦。可有人還說祭鄂卜沒祭好呢！”

“今年祭鄂卜，也強不了多少。”

“我說過啦，夏窩子是合日搞的鬼！”羊不甲不服氣地說，臉都脹紅了：“眾羣溝自古就是夏不讓的草山，偏偏叫公布太那個老家伙占去，還說是合日的，反說我們吃了他們的好草。你可口口声声講讓步，講桑巴久周，今年祭鄂卜時候，你給大家又是講這些話……”

“桑巴久周，這是政府的政策，我可不講嗎？”區長搭拉着眼皮，說道：“明天區政府開會，你能不講桑巴久周嗎？”

“區長，你看！”羊不甲指着北方的山樑說道：“那邊合日的羊羣，還一股勁放過來呢！跟他們能講桑巴久周？”

“那能怪人家？”區長席加反倒心平起來，壓着粗嗓子道：“我當區長，講桑巴久周；可你們，你們是些女子娃？他們越來越有勁，毛口還不都是你們慣下來的！”

“你老是講桑巴久周，我們怎敢跟合日鬧呢？夏不讓在新社

会反倒受气哩！”

“我是区长，不是从前的百户。你们下边，该机灵的地方，也该机灵些呀。”

“明天开会，我讲些什么呢？”羊不甲向区长请示道：“讲桑巴久周？还是……”

“区政府开会讨论夏窝子问题，那是叫你们当家作主哩。桑巴久周的话要讲，当家作主的话也要讲。可合日的毛口，还得治一治哩。好啦，区政府快到了，别再嚷嚷。”

区长的马，领先跑快起来，随从们紧跟上去。不多时，便到了白帐房跟前。区委刘书记和保育主任项谦迎出帐房来，按照藏族表示客气的习惯，刘书记接过区长席加坐骑的缰绳，羊不甲坐骑的缰绳被项谦拉了过去。区长胖胖的腰身，使他吃力的爬下鞍子来，一面忙着和刘书记握手，一面被人簇拥着迎进白帐房去。

(四)

次日中午，夏不讓区政府开着委员会。

是由于阳光直射着帐房的白色穹顶，或许是席地盘坐的十几位委员们激昂的情绪，帐房里蒸散着闷热。所有参加会的头人们，额上冒着汗珠，宽边毡帽放在地上，裸露出十几颗光亮的脑壳，每个人的后脑勺上，挂着一撮小辮子，表示他们是“凡人”。只有项谦的脑顶是光光的，原来他小时候，曾被父母许愿，做过不出家的“阿卡”；由此，他才学了藏文，有了一点文化，并在解放后参加了区政府的工作。

区政府委员会延续了两个小时，每个发言者都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带给藏族的好处，翻过来复过去，生硬地搅伴在杂茸沟草山的问题上，硬要把争杂茸沟的草山，也说成是共产党的政策，并且重复又重复地嚷着。

“共产党的政策，是让我们当家作主，当家作主就要桑巴久周。杂茸沟原先本是夏不讓的草山，”一个中年部落头人喝了一口浓浓的鹹茶后说。“刘书记，你不知合日的底细，那边的人最

坏不过，問問區長就知道。可我們为了桑巴久周，讓步就讓得太多了。”

“如今是共产党的政策，毛主席的領導。旧話不提啦。”羊不甲擦去額上的汗珠，手指头在地毡上直搗着，揚起微微的塵土，說道：“去年，合日在區長家的鍋台上，画了人兒，画了一只牛，这不明明是咒罵我們嗎？还有，把我家的干牛糞堆也踢塌了；把我們鄂卜山上的石头，偷着一塊塊滾下山去。你瞧，这不明是欺侮我們軟弱嗎？合日从來沒站在政策上，反正我們吃虧吃夠啦。”

“合日的帳房堵住朶羣溝口，不讓我們進夏窩子去；出了問題，我們干部可負不了这个責任。”

“对桑巴久周不利的話，我們当干部的可不敢說。”項謙压不住心里的話，說了几句。

“那么，你保畜主任說怎么办嘛。鄂卜也祭过啦，夏窩子在哪儿呢？”

“我还是剛才說的意見，挑渠引水，把金灘開出來，不費多大功夫。干脆把夏窩子安到金灘去。”項謙用手指在地上比划着說：“把这条渠挑出來，朶羣溝的河水，靠山根下引过一股去，金灘这一大片草山，夠三个夏不讓放牧呢。我們把夏窩子搬到金灘，能作个長久之計，連冬窩子也不要那样挤，跟合日桑巴久周也沒問題。”

“你还說那些給夏不讓丟人的話呀！”區長直冲着項謙說道：“我問你，你是夏不讓的人？还是合日的人呢？夏不讓不是合日手里捏的綽巴！人家堵住溝口，你胆小鬼害怕起來了嗎？成了女子娃娃了嗎？”

“……”項謙正要開口……

“你听我說。”區長席加用手堵住項謙剛要開口的嘴，只管大聲嚷道：“合日是只狼，吃了羊子想吃牛，讓步，讓步！桑巴久周？今年要看合日的啦。”再說，夏不讓跟合日夏窩子的糾紛，也不是保畜主任管的事情，你最好教你的羊羔去吧。”

區長大聲嚷完後，帳房裏靜了一陣。他從懷裏取出精制的銀花鼻烟壺，又一次倒出一些鼻烟，放到指甲蓋上，吸進鼻子去，鼻根下又加濃了一層黃灰色的烟沫。

“我們早在桑巴久周上站着哩，”羊不甲接着區長的話說：“去年夏窩子，費了多少勁，合日才往北走了一馬站，前邊頂住不動了，差一點打了起來！”

“可我們吃了合日冬窩子的草，也有不對的地方，他們才不高興的。”項謙鼓了几次勇氣，又說出壓在心裡很久的話：“我們吃了他們冬窩子的草，他們害怕把冬窩子踢塌了，才往北不走了。桑巴久周是兩方面的事，才建議引水開金灘，牧民們誰都願意……”

“那麼，合日今年堵住尕崙溝口不讓我們進去，也是夏不讓不對了？”幾個頭人同時反問道。

“兩個區的牛羊放在一條溝里，牛羊一天天多起來，終究不是長久之計……”

“這是我當區長的事兒，你管得太寬啦！”

項謙還要說下去，劉書記趕緊向他暗示，不要直出直進地頂撞起來。可是，項謙還是說下去了。他說：“既是開會討論，就得當家作主，我也是為夏不讓着想。再說，羣眾也都願意。”

“當家作主！是你保畜主任說了算？還是我當區長的說了算？”區長的拳頭捶着紫紅緞袍，肥臉紅紅的，額上大顆的汗珠滴到毡上，咆哮着站起來說道：“開口羣眾願意？閉口羣眾願意？區政府的事情，都叫羣眾來管，還要我這區長做什麼？”

帳房裏又沉寂起來。劉書記首先請區長坐下來，勸他不要動氣。然後用贊成的口氣，表揚了區長重視桑巴久周的好意，說道：

“大家都要按照區長的指示，做好桑巴久周的工作。區長一貫主張桑巴久周，在縣人民代表大會上，還向全縣代表作過保證，保證夏不讓區不跟別人鬧糾紛。各部落委員，回去要傳達區長這一指示。”

“拉荷索。拉荷索。”●众头人紛紛点着头說。

“如果有人鬧了糾紛，对畜牧生產不好，对桑巴久周也不好。”刘書記繼續着說：“夏窩子問題，龍巴縣長已到合日的縣上協商去哩，政府一定負責解决。保育主任項謙提議开金灘，也是为了夏不讓牛羊着想，也是为了桑巴久周着想。能开金灘，再好也沒有了，大家回去再醞釀醞釀。”

“拉荷索。拉荷索。”

“今天的会上，我們定一条紀律好不好：哪个部落跟別人發生新糾紛，哪个部落的委員負責任。俗話說，牛头不动，牛尾巴不擺。区長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拉荷索。拉荷索。”

“拉荷索。”区長也点了头。

区政府委員會議結束了，大家跟着区長拾起毡帽站起來。一位老年的委員，一直默默地坐在帳房角落里，用小鉄簪子拔着自己的鬍子，这时候，才开了腔。他說：“刘書記的話，在理性上站着哩。从前是糾紛上面加糾紛，鬧得大家見了面都不講話；如今是鬧開糾紛，少不了还要講桑巴久周。这才是共產党毛主席心疼我們哩，糾紛再沒有鬧頭啦。”

（五）

晚上，草原上一片烏黑，只有牧民們帳房里点燃着牛糞火，这里那里地閃着昏暗的光亮。牛羊已靜靜地睡着了。守衛牛羊的狗羣，靜靜的巡守着。草原上顯得格外寧靜。

項謙在帳房外凝視了好久，有点涼意了，他回到帳房里，就睡下了，刘書記在洋蜡灯下記着日記，准备着向縣委会彙報的材料。

項謙翻來复去地睡不着。他又詳細地回憶着白天會議中的發言，覺得言詞和內容上自己並沒有講得不妥當的地方。区長席加冷言冷語地，不象对待区屬干部商議工作的口气，象是旧日百戶

●“拉荷索”是藏語“是的，对的，”之意。

的态度。这样的接触，已經不止一次了。項謙想到这里，心里隱隱地难过起來。

“項謙，心里还不痛快嗎？”刘書記問过头來，向項謙低声說道。

“我怕搞不好工作。”項謙說罢就轉过头去，暗暗地抽泣起來。

“麻煩是有的，可是工作会搞好的。”刘書記燃着一支紙烟，遞給項謙，安慰道：“區長是領導人，要尊重他的意見。今年他要把夏窩子安在尕羣溝也是可以的。合日那一面，有龍巴縣長去交涉，問題不大。你在區長面前，開口閉口羣眾長羣眾短，什么羣眾愿意开金灘啦，區長听了不舒服，会心煩的。”

“我越尊重他，他越發不把我当干部看待。今天說話，那样的气人，叫我怎么尊重他呀？提什么意見都不行！”

“哈，你也說这种話了啊？怎么，也是讓步讓步，越讓步越吃虧，也是什么慣下的毛口啦？”刘書記不禁笑出声來，把項謙也逗得笑了起來。“支部大会上，是反映了羣眾的一些情况，都想开金灘，替畜牧合作社准备大牧場；可是，头人們思想一下子通不过，要慢慢來。如今合日塔吞尕羣溝，區長心里直記着合日的是非問題，他哪有心思开金灘呀？羣眾也是兩只眼睛望着尕羣溝，現成的夏窩子，誰不圖省事？項謙，你心里是有些急躁啦。”

刘書記列举了許多事实，說明區長在桑巴久周上已有很大進步；鼓励項謙有意見應該大胆提出來，不要因此而有顧慮，但事情是要慢慢來的。項謙听了这些話，心里覺得舒坦了一点，他干脆披上衣服坐起來，对刘書記又述說起夏不讓与合日糾紛的歷史來。

幾十年來，這兩個藏族大部落，一只手抵擋着官家軍隊的搶奪浩劫；另一只手，又互相撕打着。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戰敗者，却只承認一條，那就是日月光景从此確實一天天貧困起來了。發生了人命糾紛，照旧孔旧規賠着命价；只要按羊只攤派湊夠四百